

散文

船家

刘彦章

父亲94岁了,马文生成为唯一继承父业的儿子。兄弟六人,有杀猪屠狗干狠活儿的,有开饭店的,有跑运输的,就他,从小跟着父亲打鱼,直到现在。奔六的人了,家里的吃喝,还得靠着一条河。

老马的家就在沙颍河大闸北岸西头,祖籍却是商水县新城办事处大马庄。父亲马需如年轻时,一个人来周口讨生活,老周口坑多塘多藕多,找了个营生——替人家扒藕:主人一半儿,自己留一半儿。

“七月菱角八月藕”,藕藕是重体力活儿,一个强壮小伙子,一天也就采百八十斤。过了霜降,父亲穿着用生牛皮做的皮扎子(类似皮裤,从脚到脖子,有30多斤),身体仍免不了冻僵。往岁天冷,冬天,水面能冻二尺厚的冰,藕就藏不成了。

父亲自小习水性,看人家玩鹰使船,不服气,从此改行了。

父亲最早徒手摸鱼,慢慢用小撒网、大撒网,后来攒钱买鹰,一生交给了河!儿时,母亲撑着平头船,父亲在船头撒网,马文生在船舱里玩,船头跑船尾。父亲逮到大鱼,他兴奋得嗷嗷叫,到前舱看。父亲提醒:“小心,别掉河里了!”

鱼喜欢顶水走。冬天放鹰,老马一家顺着沙颍河向上游去,到邓城、老门潭、逍遥、北舞渡,100多公里水路,要漂好些天。远的,到过平顶山白龟山水库,更苦。水面宽十多里,看不到边儿;刮五级风,水浪扑过来,一米多高!船小,说翻就翻!

俗语“远怕水,近怕鬼”,但不论静水流水,湖水河水,常常就老马一家人,一条船,孤零零的。打到鱼,就地卖。夜里泊在岸边,吃睡在船上。船中间的船篷有一米多宽,是卧室和客厅,船尾放火炉与炊具。夜晚,四周死寂。黑暗中,飘啊飘啊,满脑子水,满脑子河……马文生的童年、少年,在船上过去了。

“小时候皮,天不怕地不怕。鱼鹰叼出小点儿的野生鳖,饿急了,把鳖头窝进鳖盖儿(鳖头出不来),放在火炉上烤着吃,盐也不放,谈香谈香的,至今忘不掉。夏天,父亲反复告诫:死鳖死黄鳝不能吃,有毒。但在冬天,臭鱼烂虾,吃了也没事儿,你说奇怪不?那个时候,几家能吃饱?我们兄弟却一个个长成大成人——全靠鱼养活啊!”

13岁学会撑船,没几年,马文生蹿成了大小伙子,跟随父亲走南闯北,直到分家立户。他成了父亲最倚重的儿子,也是最好的帮手。夏季,晚上七八点,父子驾船撒网,在周口大闸上游捕鱼。那时候,沙颍河河道窄,水也浅,最深处到腰部,浅处不及膝。鱼多,一夜间能捕几百斤,能卖几百元——那时不得了啊!年轻,瞌睡不怕冷,都下不了河,正好造船——老马称之为排船。

大夏天,太阳把人晒得脊背流油,人和鱼鹰(鱼鹰怕热不怕冷)都下不了河,正好造船——老马称之为排船。排船用的木料有槐木、柏木、桐木等(杨木绝不可用),木料必须是干的,把木料锯成板儿,放木把儿时间,干透了,用墨斗子放线。船板儿一指半厚,底儿是底儿,帮儿是帮儿。先扎船底儿再立船帮,最后封船头船尾。船板儿中间的枣核钉,都是斜着扎进去的——结实、牢固、耐用。

排船,木匠自不可少,但还要铁匠和捻匠。船钉要提前到铁匠铺儿请师傅带一根根地打,一根长四指,一条船要一二十斤,加上别的铁环、锚链,零零碎碎,你说得打多少天!那时候,周口北寨、南寨铁匠有好几家,还有打铜的、制皮货的、卖桐油的,很方便。重点说说捻匠。船怕漏,弥缝最重要。用什么?捻子!

取生麻坯,生石灰、生桐油,拌和好,放在大树墩上,抡起二三十斤重的大油锤,狠命地砸,不停地翻,直到把三者砸得黏糊糊、稠糊糊、沉甸甸,你中有我,结成硬邦邦一大坨,备用。之后,把捻子用劈刀抹进船缝儿,船里船外,一寸不落,再一节一节地用锤敲着捻进去,把捻子砸进缝隙,直到严丝合缝!再打磨平整,用熟桐油刷。刷好后把船体架在两条长凳上晾晒。要船底儿朝上,一晒一天,连刷三遍。

“砸麻捻儿苦啊,累死人!必须一个壮劳力专门儿干,现砸现用!”“麻线用僵硬的生麻坯子,一绺一绺揭下

来,硬得像牛皮,掺进石灰与生桐油,千锤万击,才能混合在一块儿。”想起这活儿,老马说:“怕,有机会就想溜圈儿。”父亲责备他:“干活儿哩,咋又跑了!”

如此先刷底儿后刷帮儿,一晾一天(桐油黏稠厚重,干得慢)。前后经过半个多月,才能排出一条船。槐木、柏木船能用10年,桐木的只能用4年。木船年年夏天还要用熟桐油刷,加以保护。后来更换了铁船,年年也要刷漆防锈。铁船与木船比,老马说:“还是木船好——养人!铁船,不小心碰住手脚,就是个口子。木船,没事儿!再说,木船在水里永远是漂的,船舱灌满水,一样浮在水面。铁船灌满水,‘咕咚’一声,沉底儿了!还是木船稳当、安全、放心,上手灵巧。”

只是,他和父亲排好的几只木船,20多年没用了。这些老伙计,被弃置在堤岸一角,被荒草野树棵子围着,如同老去的父辈,正悄无声息地消没,成为河岸上的一段旧梦。

这些年,沙颍河上休渔禁渔,老马一年就春节前后两三个月能正经捕鱼,其余时间都赋闲在家,补补网、养养鹰。他有12只鱼鹰,40年来一直是川汇区仅有的几家鹰户,“鱼鹰捕鱼”是周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因此鱼鹰被保护了起来。“这行当儿,不养老,不养小,小辈儿没有一个喜欢的。再干几年,我也干不动了。这些鱼鹰,送给谁呢?放了?”

……

沙颍河南岸,周口南寨古街区经过修复已成新景,老码头在旧址上重新立了起来。河对岸,就是老马和周口老船民的家。沙颍河与贾鲁河交汇的地方,水流打着旋儿,泛起桃花瓣儿似的波纹。恍惚中,渔歌互答、渔火摇曳、鱼鹰出没……周口这座水陆码头、商旅重镇的魂儿,在过去的时光里,在人们的心坎上,就像河上散不去的水汽,一层层漫开、升腾……那远远的,哪里只是几条木船、几点渔火,分明是人与河相依为命的老日子,是一部漂在水上、越漂越远的无字之书啊!

……

……

……

……

……

……

……

……

……

……

……



散文

父爱如山

顾之川

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写于1925年10月,发表于当年11月22日出版的《文学周报》,1930年编入《初级中学混合国语教科书》(北新书局版)第三册,此后除1952年至1978年外,一直是语文教科书经典篇目,影响着一代代中学生。尤其是文中父亲爬站台买橘子那一幕,更不知让多少人潸然泪下。作为语文教材编者,每当我读到这里,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的父亲。2025年适逢《背影》发表100周年,有关单位发起父爱主题征文活动,又一次让我想起父亲。

父亲有眼光。听父亲说,我的爷爷因上不起学,吃了许多不识字之苦,发誓要让父亲上学读书,所以父亲读过两年私塾。我曾多次听他讲起跟着先生读书时的情形。先生是西边小雷庄的,父亲须每天往返于先生家。所学课程,从《四书》中的《上论语》(现在通称《论语上》)谈起,依次是《下论语》《上孟子》《下孟子》。《下孟子》没有读完,就因家里无力负担而辍学。正因为有这段经历,父亲成为三里五村小有名气的知识分子。上世纪50年代,东口头村、西口头和顾庄村合并为一个大队,父亲任大队会计。这无疑使父亲更深刻地认识到读书的意义,所以对子女教育也就格外上心。按照他的观点,每个孩子资质不同,但只要有能力,自己又愿意学,他都会全力支持。我得以读到高中毕业。1977年,我参加高考,考前十几天,还在生产队参加劳动。父亲果断做出决定,让我脱产在家复习、备考,不必理会生产队长派的农活。1978年4月,我收到淮阳师范的录取通知书。班主任单国琳老师劝我不要去读,说凭我的能力,再复习两三个月,至少能考个河南大学。我回家跟父亲一说,他坚决不同意,理由很充分:一是政策说变就变,明年不兴高考了怎么办;二是即使有高考,万一考不上怎么办。再说,上师范,两年后就是国家干部,吃商品粮,多划算啊!他还让吕庄的宝珠表叔做我的工作。因为能减轻家里负担,我也就再没坚持。离家前,父亲跟我讲了许多学习乃至人生的道理,多是他的亲身体会。印象最深的有两句话:学习上要向高标准看齐,生活上要向最低标准看齐。1979

年秋,我被分到商水舒庄中学实习,月工资只有19.7元。父亲毅然决然给我买了一块上海梅花牌手表,花了200多元,说当老师用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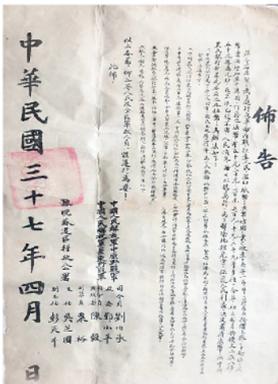
父亲能扛事。小时候我特别崇拜父亲,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挫折,他总是有办法。有父亲在,我们就有了靠山,有了主心骨。因为他当过大队会计,“文革”期间,他积极响应号召,经常召集我们开家庭会议,让还是小学生的我感到很新奇。当然讲话最多的还是父亲,从当前形势、国家政策,讲到家里各项事务。轮到我说时,觉得很好玩,无非是汇报自己的思想、学习和生活等情况。每逢生产队开会,唱革命歌曲时,父亲就主动站起来打拍子,指挥大家唱。我上高中时,积极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大概也是受了父亲的影响。父亲常说:“没事别找事,有事不怕事”,又说:“百姓百姓,就是不能太兴”,这里的“兴”读第四声,有厉害、狂妄的意思。现在想来,他这是在教我们做人的道理。

父亲是多面手。在我心目中,父亲似乎是全能的,没有什么事能难住他。庄稼活自然是一把好手,播撒撒种、放碌扬场、建造房屋,样样在行。即使下雨天也不闲着,要么做木工活,盖房时的门窗、家里用的桌椅板凳,他都能做;要么纺花织布,这些妇女擅长的活,他做起来也得心应手。有一次,表姐来我家走亲戚,进门见父亲正在织布,大为惊奇,以致后来我们去看望舅舅时,还听舅舅对父亲赞不绝口。最让我佩服的,是他对我们的家教。一是教我们写毛笔字,那是他读过私塾、识文断字的见证。二是教我们打算盘,一面念着“三下五去二”,一面把算盘珠子拨拉得啪啪响。父亲常说“艺不压身”,可惜那时我不知用功,他也没有严格督促,到现在我的毛笔字也没有练好,引为终身憾事,算盘也因长期不用,口诀早已忘记,深感愧对父亲。

父爱如山,沉稳可靠。父母虽已离开我们20多年,但我仍时常感念,念兹在兹。每有触动,百感交集,频生“子欲养而亲不待”之感。如今科技发达,生活节奏加快,人们更加渴望亲情的滋润,我想,这正是《背影》历经百年仍魅力不减的原因所在。

档案见证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原货币战

张红丽



沈丘县档案馆馆藏布告

(《中共周口历史》)。

1948年春,国民党统治集团发行5万元、10万元大票,法币万元钞在武汉附近不能流通,而各解放区万元以下法币还在使用,造成物资补充困难、物价上涨,解放区保护本币、排除法币斗争进一步展开。档案见证历史,档案印证历史。沈丘县档案馆保存的1948年4月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和豫皖苏行政公署联合发布的布告,印证了当时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的情况:“蒋介石匪帮,为进行反革命内战,掠夺人民,滥印纸币,法币信用业已破产。去年一年中,蒋匪物价上涨二十余倍,法币票面增加至十万元,作废之法币有五十元、百元……二千元等多种。今年初三個月物价又上涨八倍,五千及万元钞,在京沪已经不用,人民损失每日以亿元计。”布告宣布以中州农民银行钞票为本区之本位币:“为了解除此种危害,保护人民利益,决定肃清法币,以中州农民银行钞票为本区之本位币。”又规定中州钞的兑换比值、使用范围等:“中州钞之价值,为二亿元银元一元。中州钞发行后,公私交易一律通用……”“法币除一万元、两万元票面外,全区立即禁止流通。”“各友邦解放区之银行钞票(冀钞、北海、华中)暂准在本区通行。”“银元、铜元、制钱均暂准流通,以补救通货之缺乏。”

随着形势发展,确立本区单一本位币势在必行。《豫皖苏边区关于发行中州钞票与开展对敌货币斗争的决定》(《中共周口历史资料选》)指出,豫皖苏边区除一分区和若干小块是单一的冀钞市场,基本上是法币市场,虽然大部分地方有冀钞流通,但很不巩固,也有部分银元使用,但数量不大。不管群众对法币信仰如何动摇,它在市场仍占有实际统治地位,一切经济来往还以它为计算单位,其活动和影响,仍支配着

千百万人的经济生活。故货币斗争的政策和方针是打击法币、限制银元,依托冀钞、推行本币。在情况必要、条件具备的地区,可进一步实行单一的中州钞市场。为更有力地打击法币,豫皖苏解放区决定实行单一的本币。10月以后禁止银元流通,12月以后亦停止冀钞、北海等友币的流通,从而确立了中州钞的单一本位币制(《中共周口历史》)。

中州币发行初期,为巩固其币值,依据中共中央中原局“坚决打击法币、利用银元,依托冀钞、推行本币”指示,采取封包出口的方式打击法币,周家口7天出口法币60亿元,西华县一次出口150亿元,换回牲口200头、香油423公斤、盐2616.5公斤、粮食822公斤、烟叶318.5公斤。1948年9月,基本肃清法币,同时停止银元流通。1949年1月,冀钞、北海钞、华中钞停止流通,中州币成为唯一的本位币。同年人民币开始兑换中州币,年底基本收兑完毕(《周口地区志》)。封包出口换货对法币打击最大,缩小了其流通市场,将敌占区的物资变成解放区物资,换得了实物,避免了损失。

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发出“货币改革”总统令,宣布发行金圆券代替已经崩溃的法币,规定金圆券1元兑换法币300万元,限11月

20日前兑完,同时不准流通和保存金银。中共中央中原局于8月27日发文,号召各解放区加紧实施排斥金圆券工作,指出这是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形势下所进行的更为激烈的货币斗争。豫皖苏各分区确定了进行货币斗争的方针,采取各种形式排斥金圆券,通过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货币市场发生了基本变化,法币及金圆券在大部分市场上被排斥,中州钞取得独立的金融阵地,冀钞摆脱了与金圆券的联系,币值相对稳定。以豫皖苏三分区为例,“计划和措施的周密可行,使全区的税收、贷款、物资等掌握得都很好,11月就为发起淮海战役统筹粮食1900万斤”(《中共周口历史》)。

对于解放战争,我们了解更多的是重大战役、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意义,而对财经金融战场上的斗争,我们的了解可能只是浮光掠影,甚至一无所知。正是档案让我们穿越时空,见证了豫皖苏区政府和人民通过各种方式和措施,打赢了这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有效遏制了国民党货币贬值对解放区经济的冲击,摧毁了国民党政府对中原地区的经济控制,增强了豫皖苏区的经济实力,为支援解放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梦想之花在这里绽放

方奥旗

人的一生,会走很多的路,看很多的风光,见很多的人,但总有一些人和事让我们难忘的,也是值得我们一生去铭记的。时间在走,很多人,很多事也在变,但心底留存着的美好回忆却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褪去颜色。2021年金秋,我从家乡来到周口读大学,读了自己热爱的中文专业。大学里,除了日常上课外,我喜欢去学校的阅览室读书看报。偶然的,我看到阅览室里放着一份新到的《周口日报》,立刻被吸引了。《周口日报》版面齐全,涵盖内容广泛,不仅有新闻资讯,还有理论文章及文学作品。在这些版面中,我最喜欢的是副刊。当时副刊叫“沙颍文艺”,“沙颍”二字取自周口人民的母亲河沙颍河,非常唯美且富有诗意。《周口日报》的副刊上,刊登很多优秀作品,且体裁多样。我是文学爱好者,进入大学伊始,便琢磨着写一些东西,起初没有什么基础,便先读别人的作品。随着不断翻阅报刊,自己的文学素养逐步提升,后来也尝

试写些诗歌和散文。功夫不负有心人,也非常感激编辑老师发现了我那篇稚嫩的文字,把它刊登在“沙颍文艺”副刊上。看着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我心情十分激动,把文章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然后像拿着一件宝贝似的折叠好,存放在书桌抽屉的最深处。

2022年,“沙颍文艺”更名为“道源”。周口是老子故里,更是道家思想的重要发源地,“道”里蕴含着无尽的哲理和人生智慧。阅读《周口日报》“道源”副刊,也同样能够从中获得无穷的智慧。

2022年,周口荣膺“中国文学之乡”称号,我写下《家乡周口,我为您骄傲》,在《周口日报》副刊发表。同年,河北涿州水灾,我参与抗洪抢险的工作中,写下一首诗《洪灾中的托起》,第二天便见了报,令我无比感动。

光阴如水,如今我仍时常读《周口日报》,认真品读上面的每一段文字,因为我的文学梦想在这里启航,文学梦想之花最早在这里绽放。

